

"80后"批评家文丛

周明全 策划

陈思和 主编

叙事的嬗变

——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写作伦理



傅逸尘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80后" 云南人民出版社
隆重推出
批评家文丛

叙事的嬗变

——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写作伦理

“80后”批评家文丛

傅逸尘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的嬗变：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写作伦理 / 傅逸尘
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222-11235-3

I. ①叙… II. ①傅… III. ①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3717号

策 划：周明全
责任编辑：苏映华 文艺蓓
装帧设计：马 滨
责任校对：陈春梅
责任印制：洪中丽

叙事的嬗变——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写作伦理

傅逸尘◎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云南人民出版社地址：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 邮编：650034 //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787×1092毫米16开 // 15.25印张 // 240千字 //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22-11235-3 // 定价：30.00元

“80后”批评家文丛编委会

主 任：刘大伟

副主任：赵石定

主 编：陈思和

编 委：（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程光炜 丁 帆 李 洱 林建法

刘 涛 施战军 宋家宏 吴义勤

王 干 朱向前 张燕玲 张颐武

张新颖 周明全

总序

陈思和

我先声明一下，这套丛书的策划者不是我，而是几位年轻朋友。今年5月我去北京师范大学开会，周明全和刘涛来访，说起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一套“‘80后’批评家文丛”，书稿已经齐全，想请我当一个现成主编。这样的情况我很少遇到，以前凡是我挂名做主编的丛书，质量姑且不论，一般都是我自己组稿或者策划的，很少有这样现成的主编挂名于封面之上，我会感到不安。但是这套书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一是青年人的书，尤其是“80后”的文学批评家，目前大多数都在高校里艰难地挣扎奋斗，文学批评也不是什么畅销书，我有机会支持，一定会尽些绵薄之力，这符合我在工作中一贯的追求；其二，这里所选的八位青年批评家，至少有四位是我熟悉的青年朋友，其他几位的文章也常见于报刊，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所以，我犹豫一下也就答应下来。原来想，虽然不是我主动策划编辑的丛书，但我可以通过阅读文稿，为丛书写篇导论，尽些主编的义务。不过这个念头很快也被打消。当我读周明全的论文集《隐藏的锋芒》电子文档时，读到了其中一篇《顽强而生的“80后”批评家——兼论当代文学批评的流变及“80后”批评家个案分析》，写得很全面又到位，深得我心。我觉得就是为策划这套丛书而写的，里面论及的几位青年批评家的作品，也都收入了本丛书。因此，我以为明全这篇论文才是本丛书绝佳的序文。我建议他不妨拿出来印在丛书的前面，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导论。

于是，我似乎也可以不必费时去另辟蹊径，写什么导论了。

不过既然答应了担任主编，总还是要说几句话，这些话也是现成的。前几天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聘的第二批客座研究员，在复旦大学举办一个

“新世纪文学教育”的研讨会，我被邀在第一场做了主题发言。起先并没有做专门的准备，可是听了前几位发言者话题中屡屡讲到“学院派批评”，我有感而发，谈了一些自己平时所感所思的问题。因为没有草稿，现在回想也记不清楚当时的具体论述，只能把大致的意思在这里再说一遍：

“80后”的批评家，大多数都来自学院，受过专业教育，具有高等学历，也有很多批评家毕业后依然服务于学院。那么，是不是他们的批评，都是学院派批评了呢？

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以前相比，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权力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文学批评来体现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批评阵地主要是作家协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当时的批评家，主要也是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肩负着舆论导向的责任。他们的批评体现了权力的声音，批判和赞扬，都决定了作品、甚至作家的具体命运。这种权力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改为奖励机制的舆论导向策略，批评本身渐渐式微，不再有多大的威慑力量。现在经常会在各种场合听到所谓“批评缺席”“批评被边缘化”之类的抱怨，其实这何尝不是好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批评从来就没有缺席过，只要看我们的批评梯队已经从50年代生人到80年代生人一代一代地成长，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在文学创作领域不一定讲得清楚每一年代生人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但是在当代批评领域则是清清楚楚的，高校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源泉，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阐释，以致近年来国际汉学的重心也朝着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倾斜，文学批评的专业刊物运作、围绕文学作品的学术研讨，都在正常地进行发展，为什么就“缺席”了呢？事实上，我以为“缺”的，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长期以来把批评与权力意识形态挂钩而形成的批评家的“权威”、批评背后的话语“权力”以及对作家指手画脚，并掌生杀大权的“领导”身份。“批评家”的特殊身份已经丧失，批评家只能回到具体的民间工作岗位上，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我认为是中国文艺走向正常和自觉的前提条件。

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大学学位教育制度的完善，文学批评逐渐向两大模块转移，形成了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模式。在“文革”以前，媒体只是权力的喉舌，学院是被改造的对象，基本是不存在纯粹意义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不同，媒体背后不仅有权力的背景还有商业的背景、利润的背景，媒体的声音就变得复杂诡谲了。媒体批评当然不能排除权力意识形态的导向，只是其作用更为隐蔽，表面上呈现的往往是商业利益作为推手。媒体批评呼风唤雨，左右了社会的一般舆论导向。而学院批评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严格地说，学院派是不介入一般媒体层面的，学院批评的主要场域在大学讲堂、学术刊物和高端会议论坛，言说的对象是学生、同行和专业人士。很多人批评学院派讲究论文规格、专著等级、刊物品质以及玩弄概念游戏，这些表面上为人诟病的症状，恰恰是学院派企图保持专业独立性和拒绝来自社会媒体（包括隐藏其后的权力）诱惑的努力，学院派以艰涩繁复的行规来维护知识的纯洁性，与媒体批评划清了界限。学院派不是不关心当代文学的现实意义，而是通过理论解读和文本阐释，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大众性、现实性以外，另外建立一个批评的行业标准体系。学院批评仍然是建设性而非自娱性的，不过它追求的是在更为抽象层面上与作家以及同行们的精神交流，它是利用作家作品的材料来表达对于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看法，它以不随波逐流、清者自清的态度形成了冷寂、沉稳、独立而博学的各种学派，它与活跃在社会大众领域的媒体批评正好形成了两种互为照应的批评声音。

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的区别，不是以批评者的身份来决定的。不是说，有了一张高学历的文凭就戴上了“学院派”的桂冠，也不是说，一个从学院出来的批评家发表的意见都是学院派的声音。所谓学院批评还是媒体批评，主要是看其批评的环境。学院的批评家自然是应该在媒体上开讲座，写书评，在各种新书发布会或作品讨论会上发表看法，但这个时候他并不代表学院批评，更不能以学院派自居，他仍然是以一个媒体人的身份在对大众说话，依然是属于媒体批评。我从不反对学者利用媒体向大众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努力把自己的学院背景彰显出来，尽其可能抵制商业社

会中权力与利润对媒体声音的双重制约。尽管这种努力可能收效甚微，但仍然不失为自己的声音。其实我对这样的声音也是迷恋的，并且一直在实践中尝试这种声音在现实社会中发展的限度与可能性。我也不反对学院批评利用媒体对当代文学发出尖锐批评，但既然是带了学院的背景从事批评，那就要使批评尽可能具有独立的学院立场和说服力。——说到学院立场，我还想扯开去说几句，由于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如果学院批评家要做一个自觉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出学院，走进社会也是必然的实践，但他所面对的环境就变得极为复杂，要在权力与商业双重制约下的媒体发出第三种独立的声音，要在介乎学院与媒体之间的第三种途径进行探索实践，并不是充满鲜花的途径。年轻的批评家们怀里装着高学历的证书，满腹经纶、满志踌躇，企图走上社会舞台，拨动媒体风云的时候，我建议先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是有可能利用媒体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也有另一种可能，你被媒体利用和改造，你的貌似独立的自己的声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权力与利润共谋的工具。而后一种结果，在今天的浑浊暧昧的媒体文化中，绝不是杞人忧天。

关于学院批评的种种特点，包括学院派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在这篇短短的序文里是说不清楚的，不说也罢。我说这些话，放在一本青年人的书的前面，似乎有些煞风景。但这是我今天面对社会文化的现状，真正想说的话。对于“80后”批评家的前景，似乎已经不用操什么心，很快会引起各方的关注和热捧，名利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步之遥；但是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真正所要追求的目标来说，可能还任重而道远。

2013年6月23日于海上鱼焦了斋

超越“更有难度的写作”（代序）

——印象：“穿越”傅逸尘

朱向前

一、一次会议的缺席

2013年5月13日下午2:30，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批评委员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的“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如期在京召开。而恰在北京的我却缺席了。

虽然近年来，我经常蛰伏江西老家山中小院，一为享受青山绿水甜空气，二也是有意躲避开会，淡出江湖。但这个会不一样，它研讨的对象是6个“80后”批评家，其中最年轻者就是我的学生傅逸尘。所以，当4月中旬作协创研部岳雯通知我时，我虽初患小恙入住在301医院，却还是爽快一口答应了。原以为还有一个月疗程，当无问题。殊不料因最后一次复查结果延宕了时间，不胜其憾。

遗憾就是因为傅逸尘。原因有三。一是此番乃“80后”青年批评家的首次集体华丽亮相，虽说他们比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作家们的出场晚了整整10年，但这一方面符合创作总是先于理论的规律，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在世风日下、学风浮躁、文风颓败的今天杀出重围何等不易！傅逸尘作为军队唯一代表跻身其中，也成了当下郁闷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一抹亮色。这不仅是傅逸尘个人的幸运，也是军旅文学批评事业的希望。能亲临现场，见证历史，当不胜欣然。二是6个青年批评家学历均在硕士以上，清一色的“学院派”，故举办方别出心裁，请上了他们的导师，如人大的程光炜教授、复旦的陈思和教授等等，都是学界翘首，

一时才俊，我能忝列其中，与会受教，亦不胜荣幸。三是回首往事，十年如梦。从2003年还在上大二的傅逸尘带着自己的评论处女作找到我投石（师）问路，到2005年我将大四的傅逸尘提前擢拔进我主持的研究生“红星论坛”并借此开启了我们之间频繁的学术对话和笔谈，再到2008年我编辑“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傅逸尘卷《重建英雄叙事》并作序《重整山河待后生》，直至2012年傅逸尘被中国现代文学馆聘为客座研究员……再由此联想起2007年初冬某日落雪的傍晚，与仨俩爱徒在魏公村上弦月涮肉馆大啖小酌，趁着酒兴，我指点文坛，挥斥方遒，面授机宜，如此这般，然后对着傅逸尘慨然道：照此办理，不出5年，汝必大成！白云苍狗，世事难料，酒话成真，更不胜感慨！

感慨愈多，遗憾愈深。因此我就特别关心有关会议的报道，并先后读到了《文艺报》的综述《青年批评家在成长》（2013年5月20日）、《中国艺术报》金涛的《80后批评家，他们为何姗姗来迟？》（2013年6月7日），捕捉到了会议上的诸多信息，获益匪浅。但其中最受用的是这么几句话——“前辈批评家在惊讶之余，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学识广博，感觉敏锐，接轨传统，打通经典，理论视野开阔，善于在务实中求新，相比前几代批评家，多了‘后’知识，富于潜力……”（见金涛文）

说的是何等地好啊！我深表认同，而且我还从字里行阅读出了别的意思，脑海里穿越出了有关傅逸尘的两段往事，虽无关学养，但有关修养——

二、一曲吉他惊四座

2012年春夏之交，总政艺术局和解放军出版社在广东汕尾遮浪岛边防某连举办全军长篇小说创作笔会，傅逸尘应邀与会，我前往授课，相会于遮浪岛。笔会结束前夜，笔会成员要与驻岛官兵举行一场联欢晚会。驻军领导为了向笔会作家、总政机关领导展示汇报基层文化活动成果，不仅让连队复排了全军获奖的拿手好戏，还特邀了曾在此代职锻炼过的几位专业演员回“娘家”来“助演”，无形中既大大提升了观众们对晚会的期望值，也给了“客队”——作家班一个巨大压力。部队里干个啥都好讲

究个胜负输赢，不争出个你高我低就不算完。明知不敌，也要“亮剑”！何况来自全军的作家，个个都是人精，其中又有几个集编、创、演于一身的曲艺演员堪称杀手铜，焉能轻易认输？果然，大幕一开，好戏连台，兵来将挡，土来水淹，三五个回合下来，我方（无形中我已自觉加入“作家班”拉拉队）竟扛住了，不处下风，特别是两位曲艺家新编相声《遮浪岛的浪》，把驻岛官兵的真人真事都巧妙嵌入，不停地爆得大彩，显然把对方派出的第一员大将某歌手的风光压了一头。气氛渐趋火爆，竞争更加激烈。我正担心，杀手铜之后还有啥呢？傅逸尘上场了。

实话说，刚开始我有点懵，我怀疑自己看错了，这是傅逸尘吗？但见他着装休闲倜傥，斜挎一把吉他，“胜似闲庭信步”踱到舞台中央站定，真是玉树临风，而又泰然自若。傅逸尘这家伙会这一手？我怎么从未听说啊？他不是来搞怪的吧？我个人口味清淡，比较厌恶港台夸张、搞怪，以肉麻当有趣的无厘头风格。如果傅逸尘也来这一手，那可就把他翩翩美少年的形象毁于一旦了。我甚至低下头来有点不敢看了，寂静中但听他淡定地自报曲目《外面的世界》。随后是一串华丽的琶音，“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一个叮叮咚咚的前奏沉静而又活泼地在低沉的海浪伴送下飘然而至，场上哗地爆发出掌声。这时我举头望傅，他倒似目中无人，坐着怀抱吉他，遥视黑暗中的远方，朴实自然而又老道深沉地开唱了，他的声音再次让我困惑，因为你第一次听一个人唱歌，总觉得和他说话判若两人。但是很快，傅逸尘以他有点怀旧、有点恍惚、有点不羁的演唱风格和晚会上其他人区别开了，第一段刚唱完，掌声、叫好声已连成一片……

我不免又陷入了“穿越”。忆及1968年秋，14岁的我下放在一个离县城有百里之遥的名叫若演的小山村，为了打发寂寞，找些乐趣，便悄悄学起了吹笛子，既无曲谱，更无名师，就从“5562、1162”开始，刻苦摸索，无师自通，到最后能勉强吹下来独奏曲《扬鞭催马送粮忙》，到1970年冬，在背包上斜插一根笛子去当兵了。曾经多少个夜晚，收工归来，倚在房东大门的门框上，对着晒谷坪以及坪前的小河和河对岸黑黝黝的半个山村高奏一曲，“呕哑嘲哳难为听”，不知给多少不眠人带去了骚扰？慰

藉？还是愉悦？而今两相对照，无异于云泥之别……爆棚的欢声把我拉回晚会现场，只见傅逸尘起身鞠躬，又挥手致意，安排的和自发的俊男靓女们纷纷上台献花并与之合影。

嗣后在海滩消夜时我与傅逸尘碰瓶（啤酒）时连连表示：太精彩了！太意外了！傅却平静淡然道：老爹（上了酒场他就不叫我老师了），这不算啥呀，我还会给你新的惊喜的！是吗？

三、“手谈”南帆

果不其然，今年春暮某日小聚，傅逸尘刚从福州参加《中篇小说选刊》研讨会归来，我问他有何趣闻，都见着谁了？他说见到南帆老师了。南帆听说我是你的研究生，很高兴，让我给你带好。哦，那是，我们是老朋友了。我还跟他下了围棋。怎么样？我侥幸赢了。啊！这可是一个具有相当杀伤力的爆炸性新闻！祝贺祝贺！为此，我和傅逸尘连干三杯。为了让傅逸尘和同志们知道此举之重大意义，我不得不长话短说地说起了南帆。

我自1970年入伍到福建，至1984年北上就读军艺文学系，14年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福建，文学创作也起步于福建，对福建文坛颇为稔熟。我自认为，福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诗歌和理论，前者有冰心、郭风、蔡其矫、舒婷等，后者则更有谢冕、张炯、孙绍振、刘再复、陈骏涛、何振邦、林心宅、陈晓明、谢有顺等，简直快顶得上当代文学理论界半壁江山了。而南帆又堪称其中的佼佼者。虽然算后生晚辈（仅年长于谢有顺），但不愧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胜就胜在比他人多一支笔，右手写理论，左手写散文，两手都很硬，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均获得鲁迅文学奖），不仅在闽籍学人中，即便放置于整个当代文坛观之，恐亦属个案，不得不叫人钦佩。此为主业。业余呢，他也有两把刷子，称雄评论界。一是乒乓球，二是围棋。正好此二物也是我的所爱，因此就有了故事。

先说乒乓球。多年以来，因参加中国作协各种评奖活动，就常与高洪

波、陈建功、雷达、吴秉杰等文坛乒乓高手成了老球友、老对手。也久闻南帆球风稳健而凶悍，却一直无缘领教。但记忆中读到过他的一篇写打球的散文，其中说他少年时常在球馆中提拍四望，顾盼自雄的“霸气”给我印象颇深，故未曾交手就先怵了一层。结果2004年第6届茅盾文学评奖会上，我们遭遇了。我自认弱势，轻装上阵，却连下两城，按当日战例三局两胜制，我就2：0赢了！正要握手感谢南帆“承让”时，他不让了，说五局三胜！也许是赛制突变打破了我的心理防线，也许是两局下来南帆窥得了我的命门所在。随后三局我竟稀里糊涂败下阵来，痛失好局，饮恨至今哪！

再说围棋。中国文人历来讲究琴棋书画，琴者，早成绝响，就不提了。书画亦因多年不彰，近几年才略有回潮之势。只有围棋，乃因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聂旋风”劲吹，导致所有大学棋风甚炽，凡自认高智商者无不卷入，常在博弈中一展风采。此风波及文坛，但凡文友聚会，难免“手谈”几局，捉对厮杀，成一景观。时日一长，便有若干高手浮出水面，如小说家中的储福金、顾小虎等，棋力均在业余5段，接近专业水准，而评论家中，则以南帆、陈福民等为著，传说中棋力不在业余3段以下。在我等20世纪80年代末、时年35岁开外方来学棋的臭棋篓子眼中，基本上将80年代初出道者视为“科班”或童子功，将3段者惊为天人。军旅文坛高人朱苏进鼎盛期号称3段，授我2子，还常常弄得我长吁短叹。就他，还输给南帆。由此可见，无论主业还是副业，谁要想在南帆那儿占得一点风头，都不容易。殊不料，此番傅逸尘以评论新人身份初到闽地，研讨文学之余，悄没声地打了一个客场，竟就把南帆给赢了，不啻于一员无名白袍小将在人们不经意之中于百万军中取了上将首级！虽然时过境迁，今日文坛棋风淡然，但此事影响亦不可小觑，必将不胫而走，渐次传遍文坛棋界。至于吗？那是，别人不说我说呀。就在前不久的中国作协全委会上，我主动招呼：

“南帆兄别来无恙？听说前不久傅逸尘去福建跟你下围棋了，怎么样？”

“嘿嘿，我输了，不过，都有机会，差不多吧。”

“哦，那肯定是你大意了，下次再逮住傅逸尘别再让他了，哈哈……”

我们相视而笑，我心中的那份小快意，球友棋友们，你们懂。那天小聚我和傅逸尘们以此话题佐酒，至少每人多喝了5杯。哈哈哈！

四、子然的“独行者”

由一次缺席研讨会的遗憾引出了以上对傅逸尘关于吉他和围棋才艺展示的“穿越”，其中有赞叹、有惊喜、有羡慕——羡慕他们生在了一个好时代，从胎教到家教，从小、初、高到本、硕、博，一路连科，红旗捷报，风调雨顺，风生水起，只要是这棵菜，只要是这块料，你就恣意生长吧，扎根、发芽、抽条、开花吧，“梨花一枝春带雨”“春风杨柳万千条”，得天独厚，左右逢源，心想事成，梦想成真，无往而不胜。羡慕他们的同时，又对自己生出了几许遗憾，遗憾自己早生了30年，也就是说，等到他们这个好时代降临的时候，自己已经年近30了，俗话说，人过30不学艺，而我们到了30才开始学艺。譬如20世纪70年代末才得到唐诗宋词，一通狂背，狼吞虎咽，不出一个月就全部背完，可是忘得比背得更快。这里缺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讲究的童子功。譬如围棋，讲的就是从娃娃抓起，背上几百个定式、手筋、死活题，一辈子受用不尽，有时一个手筋就能救了你的命（2011年第8届茅盾文学评奖会上，我和陈福民高手住对门，因阅读期较长，评委中棋友又多，每天晚上便到陈宅观棋，终于禁不住技痒，见一日无人上门，便斗胆提出学一盘，毕竟近二十年不摸棋了，第一局很快崩溃，第二局又被他追杀大龙，眼看走投无路又要中盘投子了，忽然急中生智，脑海里蹦出了一个手筋，便趁他不备在要害处放出胜负手，终于导致他崩盘，战果1：1。为此偷着乐了一晚上——瞧就这点出息。那么，你算算，我35岁学棋，南帆20岁前学棋，而傅逸尘十多岁就由父亲带着下棋了！这就是差距呀。由此我想起1986年上半年，王蒙先生到我们军艺文学系讲课，首先夸奖了一通莫言的《红高粱》《爆炸》，然后感慨道：我如果再年轻20岁，我还可以跟莫言比试比试。这里有称赞、有

羡慕，但也有一份不甘和不服。我当然远没有王蒙先生的雄心和才华，我对“80后”们是服服的。也正因此，我有理由要求傅逸尘既然站得更高，就应当走得更远、写得更好。

当然，傅逸尘算得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特别是近两年，傅逸尘渐为评论界及诸多重要报刊所关注。2012年，《滇池》杂志推出“中国青年批评家”专栏，第七期推出傅逸尘专辑。该栏目特邀主持人、著名评论家施战军如此评价傅逸尘：“本期我们关注年轻的军旅批评家傅逸尘。他出身文人家庭，研究生时期跟从军艺名师学习，行文与看问题有明显科班痕迹，但是在中规中矩的形式下，有许多宝贵的新锐之见。我们可以从这位80后批评家身上充分感觉到史识与悟性共生的力量和朝气。在迹近荒芜的接续军旅文学批评的路上，他迈着坚实的步履，担当的勇毅中透着自如俊逸，我们为此稍感踏实。”施战军的评语我深有同感，与我为《重建英雄叙事》所作序言《重整山河待后生》中的感喟几近于同：在本应更为繁荣的军旅文学批评道路上，却只有一个年轻批评家的身影孑然前行……

近年来，学院派批评对文学现场的疏离已为批评界所诟病，而傅逸尘虽然也出自学院，受到规范的学术训练，但他始终置身于文学现场，时刻关注军旅文学前沿，运用新的批评方法与话语阐扬他对军旅文学的独立思考，成为新世纪以来最活跃的新锐军旅文学批评家。傅逸尘率先以军旅长篇小说为研究支点，逐步展开对“新世纪军旅文学”的整体研究和现象阐释，建构起一个新颖的理论视界和研究平台。刚刚出道时，他便敏锐地窥见到“新世纪军旅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世俗化、欲望化趋势，大声疾呼“重建英雄叙事”，凸显了文学批评的“现场感”和“有效性”，强调“开放的现实主义”观念，在“技”与“道”的双重维度下探讨军旅文学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率先将“伦理叙事”的批评观念引入军旅文学批评，并且在“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两个不同层面上对军旅文学展开别开生面的解读。

同时，傅逸尘既不媚俗，也不酷评，敢于坚守自己的批评标准和批评品格，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剖析和评点时，直言不讳其局限和缺失，丝毫不掩饰对一些“名师大家”和“金玉之作”的质疑，甚至给予凌厉的

否定；他对日益影视化与世俗化的军旅长篇小说给予了早期预警，多次呼吁关注当下文学中的“伪现实主义”倾向，强调守望生活“现场”的“有难度的写作”；他甚至坦言自己2005年之后的军旅文学批评总体上由“建构”转入了“解构”……与此同时，出于对传统军旅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熟稔，傅逸尘积极尝试在承继传统军旅文学感悟式批评、阐释式批评、作家本体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基础上，引入伦理批评、接受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话语，扩大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空间，亦是对当下的文学批评“在凌空蹈虚中孤芳自赏而不能自拔，理论的狂欢离鲜活的文学与作家渐行渐远”现象的一种反驳。

五、超越“更有难度的写作”

毋庸置疑，我和大家一样都对傅逸尘寄予厚望，但作为老师，我对他还有三点提醒——于此，就要回到主题了，虽然我缺席了“80后批评家研讨会”，但原是准备了一个会议发言的，题目就叫“傅逸尘，理应超越‘更有难度的写作’”。后缀于此，就算是对我缺席会议之遗憾的一个弥补吧。

“更有难度的写作”，是几年前我与傅逸尘为《文艺报》写年终专稿时对军旅文学提出的一个期待，即希望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军旅小说，应当坚持高贵的精神品位和高雅的艺术趣味，而不要在商品化、类型化、影视化的道路上下滑与坠落。那么，此处借用这个说法，意思是说，相比较军旅文学创作而言，军旅文学理论批评才是真正“更有难度的写作”。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在“政治语境淡化、商业语境强化”的时代语境之中，又有了一种“学术语境纯化”的新的价值取向，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与经典化的推进中，去意识形态化甚至去军事文学化有时会成为一种倾向，对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表达是否会带来潜在的挤压？如何在政治、艺术、学理等不同层面与取向的龃龉中把握平衡与拿捏分寸，既要坚守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又要为学界同道所认同与接纳，这无疑是对傅逸尘的严峻考验，个中难度，傅逸尘你懂。我也就不多

说了。此其一。

其二，就涉及所谓“学院派”的定位问题了。兹事体大，也复杂纠结，不得不多说几句。今天人们把“80后”批评家称为“学院派”，当然是褒义、是肯定，如前所引的“博”“专”“后”的概括等等，放眼当下的理论批评阵地和队伍，也几乎都成了清一色的“学院派”（曾经所谓的“作协派”批评家大概也只剩下雷达、白烨、贺绍俊等三五人了），总体反映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队伍素质的专业化提升过程。但我的意见却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越是在学院派一统天下的情况下，越要对学院派的弊端保持警惕。

记得20几年前，由于我的引荐，徐怀中先生特邀福建师大的孙绍振教授北上首届军艺文学系，讲述他那本即将问世的洋洋60万言的填补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空白的开山巨作《文学创作论》。在我看来，孙著是一本“在森严壁垒的理论之间戳了一个窟窿的于创作切实有用的好书”，为此还应《文学评论》之邀撰写了万字书评《“灰”与“绿”——关于〈文学创作论〉的自我对话》（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孙绍振亦借此创造了一个在军艺文学系讲课最系统持久（一连5个半天）的纪录，至今无人企及（一般情况下，任何专家、教授、作家都只给每届讲一堂课），而且深受学员好评。此后多年，莫言等人都曾著文忆及当年听孙先生讲课时所受到的震动和启发。而孙先生，就是一位当代文学理论前辈中为数不多的才子型且西学修养极为深厚的资深学院派，他与谢冕、张炯等同为北大同班同学，但又操得一口流利的英语。1982年冬，我有幸与孙先生同为福建省文学奖评委，入住鼓浪屿某宾馆比邻而居一礼拜，每天清晨听他在阳台上面对大海用英语朗读西方经典原著一小时，那份优雅的做法真真把我佩服死了。结果他却摇摇头，淡然道，当年我是我们班英语最好的，再不捡捡就真要忘光喽。

然而，就是这位孙先生，数十年来，立足本土，鹰视前沿，及时追踪西方文论英美诸学派。“入乎其里，出乎其外”，始终对学院派坚持一种扬弃的姿态。恰巧，半个月前至2013年6月17日的《文艺报》“理论与争鸣”整版发表了《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学——文艺理论家孙绍振访